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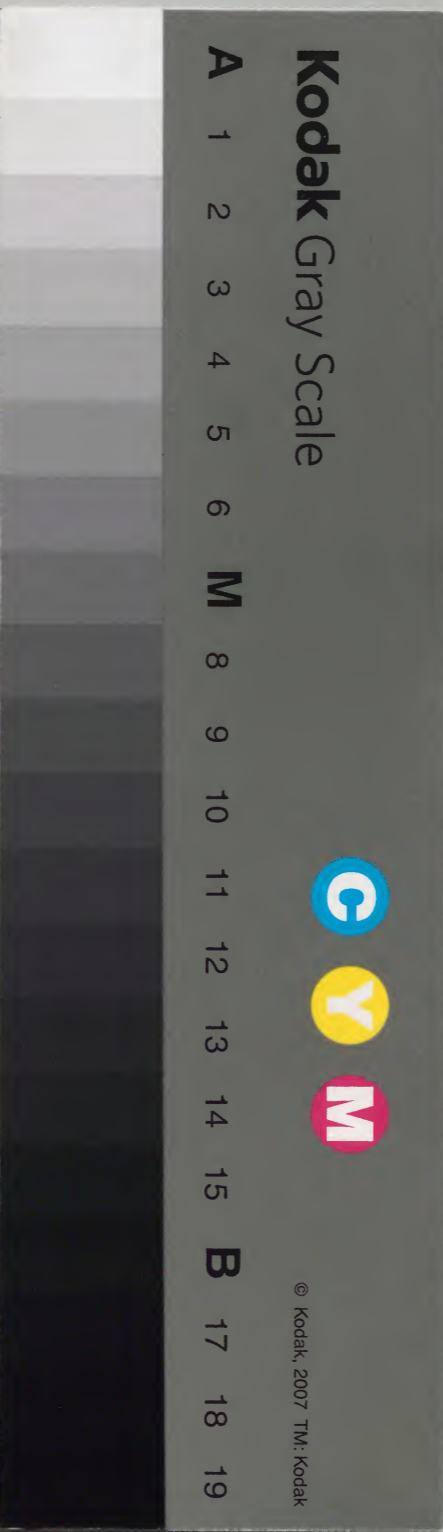
東垣十書之三

醫統正脈參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九	七	九	二
二	七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974	
冊數	32 (3)		
函號	301	58	

三十五



格致餘論序

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衍文錯簡
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
茫若望洋淡如嚼蠟遂直以爲古書不宜於今厭而
弃之相率以爲局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
漫不之省醫道隱晦職此之由可嘆也震昌三十歲
時因母之患脾疼衆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
問讀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安
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醫闕叙考之鼻衄幼弟
之腿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

痛不可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讀之
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
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爲之師因見河間戴人
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爲病甚多又知醫之
爲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
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夫假說問荅仲景之
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
傷醫之爲書至是始備醫之爲道至是始明由是不
能不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
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

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
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
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昌不揣蕪陋陳於編
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證局方之本備間以己意附
之於後古人以醫爲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
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
諸

人餘論序

病不可治者多矣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五歲後取而讀之
復以實地逐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
四十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暢者為之師因見河間數人
指頃海嶽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為病甚多又知醫之
曰益延籍儲未取其果其亦根於古醫者新效而五
本公對古人以習醫者有討論發疑疑疑疑疑疑疑
冊并查全副之宗旨以益以益以益以益以益以益以
未表有具宜母大之無也素問曰不識藥劑則藥味
具知不足而期前箱難也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太對主文曰丸聖受至乘李蕭其故南發陽人之目

和致餘論目錄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治病必求其本論

潛脉論

養老論

慈幼論

夏月伏陰在內論

卷之五

豆瘡陳氏方論

癩風論

疥瘡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人迎氣口論

春宜論

醇酒宜冷飲論

癰疽當分經絡論

脾約丸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脉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卷之五

太僕章句 新定章句

倒倉論 相火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法論

陰虛論

受氣論

脾胃論

飲酸辨強弱論

格致餘論

金華 朱彥脩 撰

新安 吳中珩 校

飲食色欲箴序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食色欲二箴以示弟姪并告諸同志云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

飢渴滄興廼作飲食以遂其生耽彼昧者因縱口味
五味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甚微饒涎所牽
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廢其貽父母醫壽百計
山野貧賤淡薄是請動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氣同體
我獨多病悔悟一萌塵開鏡淨日節飲食易之象辭
養小失大孟子所譏口能致病亦叔爾德守口如瓶
服之無斃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
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禮接之以時

父子之親其要在茲眩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
清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
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
其欲實多閨房之肅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
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
身安病瘳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
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
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

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險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

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司踈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也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踈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

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

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隳壞與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謹是鐵漢心不爲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

格致論
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頗弦自言昂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積僻在胃腸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爲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

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薤苜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延遇諸途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昂而下且硬澀作微痛它無所苦此何病脈之右甚濇而關尤沉左却和予曰汗血在胃腕之口氣因鬱而爲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爲多曰我每日必早飲點剝酒兩三盞逼寒氣爲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

本至會論
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鄰人年三十
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鼻
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脉
之兩手皆瀆重取畧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
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
半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
者俱是瀆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
以議藥

瀆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

寸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此
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
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狀不一載於脉經者二
十有四浮沉芤滑實弦緊洪微緩瀆遲伏濡弱數細
動虛促結代革散其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爲病有四
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沉遲數爲
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論也然瀆之見固多虛寒
亦有痼熱爲病者醫於指下是有不足之氣象便以
爲虛或以爲寒孟浪與藥無非熱補輕病爲重重病
爲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爲生者血與氣也或

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劑氣騰血沸清
化爲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道阻澁不能自行亦
見瀆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意參之於
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爲初學
者發圓機之士必以爲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形肥
味厚且多憂怒脉常沉瀆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爲
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
飲食減召我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
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魁實
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木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

後大汗而死書此以爲諸賢覆轍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
證何者頭昏目眵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
弱耳聾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
風先寒食則易飢咲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
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爲宜豈非以其年老氣
弱下虛理宜溫補今子皆以爲熱烏附丹劑將不可
施之老人耶余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
於好酒膩肉濕麪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

木至會言
七
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爲子爲
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
以通之乎願聞其畧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
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
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
強壯恣饗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
腸胃壅闕涎沫克溢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
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
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澄皆
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

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附但是燥劑且不敢多况
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
子之言無乃繆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爲劫濕病也
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爲劫虛病也補腎
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
少圓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爲質厚而病
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爲經常之法豈不
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
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
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

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飢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扼腕况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制未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爲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猶在人耳可

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爲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爲子爲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平居閑話素無

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飢腸已鳴饒涎已動飲食在前
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
恐與此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
然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有道自謂
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
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爲粘
痰發爲脇瘡連日作楚寐興隕穫爲之子者置身無
處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
日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
亦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

朮爲君牛膝芍藥爲臣陳皮茯苓爲佐春加川芎夏
加五味黃芩麥門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或一
貼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
如舊卽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
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
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
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
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道不可不謹童子

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輒甚於布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煖之服恐妨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木果濕麩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為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溢俱為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知惟恐妨礙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

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慎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情欲動中乳脉便應病氣到乳汁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熱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之初來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患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薄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尤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

各致餘論

不能忌口以自養謹大義亦虧可不食下咽乳汁便通必凝滯兒得此乳為口糜或為驚搐溺必甚少便須詢未形也夫飲食之性之緩急骨相之關係或曰可以已不必贅若夫胎孕

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所
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寒
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陽
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
也慎勿與解利藥眾皆愕然予
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喜
連翹芩連生甘草陳皮芍藥木
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
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
體本有熱懷孕二月適當夏

不知兒之在胎與母
病則俱病安則俱安
張進士次子二歲滿
喘予視之曰此胎毒
又曰乃母孕時所喜
因口授一方用人參
通濃煎沸湯入竹瀝
見其精神昏倦病
下之次女形瘦性急
口渴思水時發小熱

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半
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
拓愈數日遂成痰癯予曰此胎
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
氏女八歲時得癩病遇陰雨
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
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佐
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

甘草木通因懶於煎
瘡遍身忽一日其瘡
毒也瘡若再作病必
前方何病之有又陳
作過驚亦作口出涎
馬也其病深痼調治
樂功與燒丹元繼以
丁而安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
各致餘論

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雷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之升也已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故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而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日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

於物形與天地參
故氣升亦升氣浮
地同一橐籥子月
初出於地也此氣
矣此氣之浮也人
於皮毛腹中虛矣
受血皮膚充實長
必虛世言夏月伏
令者其誤甚矣或
前人治暑病有玉

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脾飲用草果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館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孫真

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
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
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
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
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
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
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

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
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惛然
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
以陳氏方爲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
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
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
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
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木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
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
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

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畧開端緒未魯深及癡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克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瘳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爲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

而未必寒者其爲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豆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麻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

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
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畧數知其為勞傷矣
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
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
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
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
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
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
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
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

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脉外血行脉内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
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
行速而太過内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
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
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
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澁所以作痛夜則痛甚
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
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

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傳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
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
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
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
闔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
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踈氣導
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
陳皮桃仁薑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
因患血痢用瀉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
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

留滯隨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
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研
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
三合而安或曰比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
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效無乃太迂緩
乎予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
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
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
血少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
為迂緩乎

痰癘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痰癘痰癘老癘也以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法然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痰之劑若悞用之輕病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癘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

也作於辰戌丑未日太陰癘也癘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他人揮扇泉木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再感矐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大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遽便將投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復觸冒舊邪未去新邪又感屢轉沉滯其病愈深況來求治者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免於

禍矣由是甘爲遲鈍範我馳驅必先以參朮陳皮芍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汁若得汗而體虛又須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溫遠去帷薄謹密調養無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傳出至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爲易秋冬爲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易爲優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效者不爲少子以爲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間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也彼三日一作

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效乎前歲憲僉唐公稟甚壯形甚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二月得疹癘召我視之知其飲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食淡調理淡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飢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畧有加

減不必盡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爲論仁哉斯言也直氣民也病邪賊盜也或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因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爲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爲凡例未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畧

數重取則瀉遂作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不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恣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存一氣塊初起如粟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瀉重取却有試令

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瀆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脉完再與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今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

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益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却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議論至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況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

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貴脉浮瘦人貴脉沉躁人疑脉緩緩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可以例推東陽陳允露筋體稍長患體虛而勞頭痛甚至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常數以人參白朮爲君川芎陳皮爲佐至五六日未減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咲不荅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彌上滿不覺飢視其腹紋已隱矣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二

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召我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漸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
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爲規戒夫胃氣
者清純冲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爲生者也若謀慮神
勞動作形苦嗜欲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
法皆能致傷旣傷之後須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
意犯禁舊染之證與日俱積吾見醫將日不暇給而
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矣予族叔形色
俱實痰癯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絕無忌憚一日召
我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
否予曰痰癯非汗出不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

食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
甚矣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
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
慮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
恣食不節擇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
果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
餘而死內經以驕恣不倫於理爲不治之病信哉又
周其姓者形色俱實患痢善食而易飢大嚼不擇者
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當調補自養豈可滋味戕賊
遂教之只用熟蘿蔔喫粥耳少與調治半月而安

虛病痰病有似邪崇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寃乎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侶邪鬼診其脉兩手皆虛弦而帶沉數予曰數為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蓮等濃煎湯入竹瀝薑汁與旬日未效衆皆

大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為耳灌鹽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霄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婦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問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

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驅上熱痰一啣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膜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爭去死為近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額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須用融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

皮生甘草酒紅花生薑煎調五靈脂末飲之氣弱者
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
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
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
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個月
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澹知其少
血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教以
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末一錢照三四十貼遂得保

全而生因思之墮於內熱而虛者於理爲多曰熱
曰虛當分輕重好生之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
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飲一論而
其方爲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有此
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後遇胎孕則觸而去
之余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指搆思旬日忽自
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
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

不運而其氣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
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
遂於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
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減
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難產胞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
為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肉破傷在
外者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脉虛甚
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

補因以參朮為君芩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
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
至一月而安蓋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
難成功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
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踈導藥鮮有應效因
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
起懸在中央胞系得踈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
其由一日吳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清重取則弦

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憂患瀆爲血少氣多弦爲
有飲血少則飽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
而溢則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
半夏陳皮生甘草生薑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
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
而安此法未爲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數人亦效
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自滿全羸
瘦且舉空減胞系了疾亦致胞轉其義未詳必有能
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
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
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
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歛熱含乳而睡
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
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
陰之滯以青皮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
以生甘草之節消腫導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
葉皂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效

尤捷彼庸工喜於自銜便用針刀引惹拙痛良可哀
憫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悶昕夕積累
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碁子不痛不痒
數十年後方爲瘡陷名曰妳岩以其瘡形歎凹似岩
穴也不可治矣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
清神安然後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
年十八時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伉儷
自諧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關以加
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惑焉
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
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已旺精不勝血
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
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
儀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
其子此萬物資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
於坤元也陰陽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
一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
則陽爲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

陰爲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
吾知之矣男不可爲父女不可爲母與男女之兼形
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爲父得陽氣之虧
者也女不可爲母得陰氣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爲
駁氣所乘而成其類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
爲妻遇女爲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
全者此又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
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
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爲主不可屬左不可屬
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
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在左
主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以氣成胎
故氣爲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爲之主若男子久病
氣口克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
人迎克於氣口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逆
或曰人迎在左氣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
法讚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經
一部王叔和諄諄於教醫者此左右

爲主而

言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春宣論

春蠢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春時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宜之爲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瘡癩者膈滿者蟲積以爲不於春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輩爲丸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戕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用

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失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贈春宣丸一帖服之下兩三行每年率以爲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宣爲春瀉而致禍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張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人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參之內經則曰執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熱

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快喉舌辛美蓋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澀於下肺受賊邪全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鼻查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矣為消為渴為內疽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或喘哮為勞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處治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二盞血乃得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參之於經證之以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少氣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夫要害處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長瘡久未合必成死證其有不思本經少血遽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勞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栗予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

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為好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胛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元年踰三十形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醫問其大腑堅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與大黃硃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視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神劑眾咲且排

於是流氣歛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視之予曰
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俱憊矣已而果
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乎何腎癱之生初無
甚苦徃徃間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
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
僻雖曰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
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秦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
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行氣之
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
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秘故曰脾約與此
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
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
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
久病大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灼熱傷元氣
又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
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以自救
金耗則木寡於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
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藏

木至自言
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
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
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
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甚而氣實
者無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人稟壯實者
可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氣不實者雖
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欲用此方者
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燥為主慎勿
膠柱而調瑟

鼓脹論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
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
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
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
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今也七
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
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
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
壅塞氣化濁血瘀鬱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
熱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

空無物有侶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曰蠱若
蠱侵蝕有蠱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又須養肺金
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
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
安醫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賞病者苦於
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
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
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
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儒
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

予診其脉弦酒而數緊此丸新製煅煉之火邪尚存
溫熱之藥太多宜自加減不可執方俞咲曰今人不
及古人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
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患脹病
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脉弦而瀦重則大瘡未愈手
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
芍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
濃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因
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稍有加減大意
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

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數而
瀉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
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
餘藥大率相出入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
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
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爲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
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出所
以爲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疾苟或氣
怯不用補法氣何出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何效
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子之迂而求速者矣

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
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
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
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瀉而又有可一之證亦宜畧
與疏導若按張子和濟川散禹功丸爲例行迅攻之
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罌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罌丸者有
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
或有聲或無聲有形無爪有聲如蛙自素問以下歷

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踈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且

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桂子等分作湯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用而以踈導藥佐之診其脈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秦桂丸論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銳然服之甘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

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欠乃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

胎縱使成胎牛子亦多病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矣天真之陰也戒之慎之鄭康使之子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其發也大痛捫地叫天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定診其脉輕則瀆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丸梧子大晒十分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八後張子忠以陳皮一兩

木至傳記
桔梗木通各半兩作一貼與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許
遂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況母得之者乎余書此以
證東垣紅絲瘤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
於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
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
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
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
炎上鬱為痰飲抑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

得熱亦為暫退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熱如此
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
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
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為陰
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節陰氣耗
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而惡熱也實非
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可也或曰惡寒
非寒宜用寒藥惡寒非熱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
我之法可乎予曰進士周本道年踰三十得惡寒病
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佞緩予以

江茶人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大半周甚
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
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
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熱亦可稍安內外
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巡夜冒
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以猪腰子作片
煮附子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
以爲迂半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蹠
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真質壯
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補養陰

血庶乎可免咲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
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
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爲
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
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
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
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
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

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爲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田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況婦人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必須外得設或有之蓋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者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

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茵香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參淡竹葉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雞夏枯草之類是也以石膏火煨細研醋調封丹爐其固密甚於脂苟非有膏焉能爲用此兼質與能而得名正與石脂同意閩孝忠妄以方解石爲石膏況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緩脾益氣

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頭又入手太
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
其所謂有膏而可爲三經之主治者焉在哉醫者欲責
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爲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
之於內傷者陰虛爲陽所乘故脉大當作虛治之其
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當作邪勝治之
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
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爲是否則幸有以教之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在乎章句之絕內
經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
樞以下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
汗出而散兩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
而爲熱有似燔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
也第二章論因於暑暑者君火爲病火主動則散故
自汗煩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
氣首爲諸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
而係焉濁氣熏蒸清道不通沉重而不爽利似乎有

物以蒙胃之失而不治濕鬱爲熱熱留不去大筋轉
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爲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
筋不能束骨故爲痿弱因於濕首如裹各二字爲句
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爲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論
因於氣爲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二
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
三病皆以爲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
段通爲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
濕濕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
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病至

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裹之
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爲句如裹濕又爲句則濕首
之濕裹濕之濕皆人爲也與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
因文義舛乖不容於不辯或曰先賢言溫濕寒濕風
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攻之內經亦無有焉吾
子無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氣之中濕熱爲病十居
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爲首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
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
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
之治法者太僕啓之也君其歸取原病式熟讀而審

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裹濕句熱不攘句大筋軟短小筋弛

長纒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句首如裹句濕熱不攘句大筋纒短小筋弛

長纒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
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
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
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
之厚寧無傷於冲和之德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
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

奇形之蟲中宮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
發爲癰疽爲勞瘵爲蠱脹爲癩疾爲無名奇病先哲
製爲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
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爲便捷也以黃牝牛
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爲液
以布濾出渣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
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十鍾寒月
則重湯溫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
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爲之
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空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

初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
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
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
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
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沈痾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
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
姜葷治數十年而足攣痛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
於靈砂黑錫黃芽歲卅繼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
數年而痛甚自分爲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
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

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色爛錦者如相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畧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節節如應因得爲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久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濁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又臨海林允憲久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爲察百方不應召予視之脉兩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因此而安時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牛坤也黃土之色也以順爲德而效法乎健以爲功者牡之用

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爲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又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爲栖泊之窠曰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銖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墻戶牖乎竊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瀉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

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
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財發粟以賑殷
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入於中年後亦
行一二次亦卻疾養壽之一助也

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
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
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
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

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
於動皆相火之爲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
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
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
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
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
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
動而爲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或曰相火天之所同何東垣以爲元氣之賊又曰火

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
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
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
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
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
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
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
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曰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
心主於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

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
化以爲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
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
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蘖取
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尋
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
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
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徃徃於六氣見之言臟腑
者未之見也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爲我言之乎
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

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爲
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攻諸內經少陽病爲癰癧太陽
病時眩仆少陰病脅暴痞鬱冒不知人非諸熱脅癰
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病洒淅
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
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
陽病厥氣上衝胸小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
氣上衝胸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讞妄
太陽病讞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
陽病附腫善驚少陰病脅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非

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掉
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
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痞瘍屬於心火
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
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
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瞽也悲
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爲變化
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

精血之隧道筦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爲之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爲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克於左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克於右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之言非惟左右例置似以大爲克果有說以通之乎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爲順蓋有克足之義故敢以克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爲醫者爾此左右當以醫者爲言若主於病奚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爲人迎右爲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爲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長滑沉瀄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之陰陽同爲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府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

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蓋卻鹽醯豈
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日味有出於天賦者
有成於人爲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冲和
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爲
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
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
鹹粳米山藥之甘蔥薑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爲淡
乎安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
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
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官傷在五味

非人爲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爲備凡人飢則
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
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爲克者恐於飢時頓食
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克足取其疏通而
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
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
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爲助其積
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
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
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又天之用也彼安於厚味者

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
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
若甘草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
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
溫之以氣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
溫存以養使氣自克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
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
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
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膈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
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
火與元氣不爾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
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
未審孰為降火孰為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胃土
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
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
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為死證然亦有實者
不可不知敢陳其說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
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

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
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
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
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
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
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允藥之未當將以薑附飲
之予曰補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
冷水飯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
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亦安
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

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
脉皆大豁衆以爲難予曰形瘦者尚可爲以人參白
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
爲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
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間之乃知暴病視
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
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
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
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
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喜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

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
之性熱麥屬陽楚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
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
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爲火居上腎爲水居下水
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
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
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

於妄也醫者立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
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安動
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燄飛走之
狂勢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爲咸
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
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
壯年貪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
爲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
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女法水男法火
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

房中爲補殺人多矣況中古以下風俗日偷資稟日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欲天氣爲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

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人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爲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乎聖人作易取金爲氣之象厥有旨哉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爲正氣不能自病因爲邪所客所以爲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

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爲汗吐下三法以攻之
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
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
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
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
經有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又
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脈濇當與黃芪建中
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及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
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
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

以爲之依歸發其茅塞遂遊江湖但聞某處有某治
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
得原病式東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
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爲師者泰定乙丑夏
始得聞羅太無并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
五七次赳赳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
僧黃瘦倦怠羅公診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
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
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
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

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
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
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
積方止次日只與熟棗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
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
人克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
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其診視
脉壯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
某藥以某藥爲引經往來一年半並無一定之方至
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

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膠合隨時取
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
舊屋換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
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
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也遂取
東垣方彙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高祖蹤秦
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則散聚與三章之法其
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爲陰易
乏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方爲戒哉

文則其文其藝其精審五錄其辭類以得之為其始
 受則其序其類其人可出而平賦也故其家為其
 系則如王綱則之外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
 東則其黨其非自外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
 之志其來其非自外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
 非由其文其思其學士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
 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
 中其由之歸乎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
 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
 其辭其類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其與丘並之志

